

金钻长篇小说文丛

陈应松 / 著

失语的村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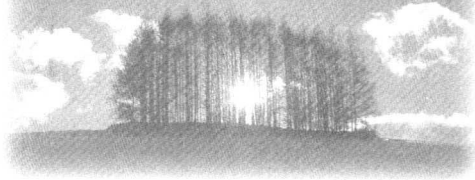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金钻长篇小说文丛

陈应松 / 著

失语的村庄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金钻长篇小说文丛

失语的村庄

陈应松 著 责任编辑 杨吉哲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南丽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7.625

字数189000 印数1—15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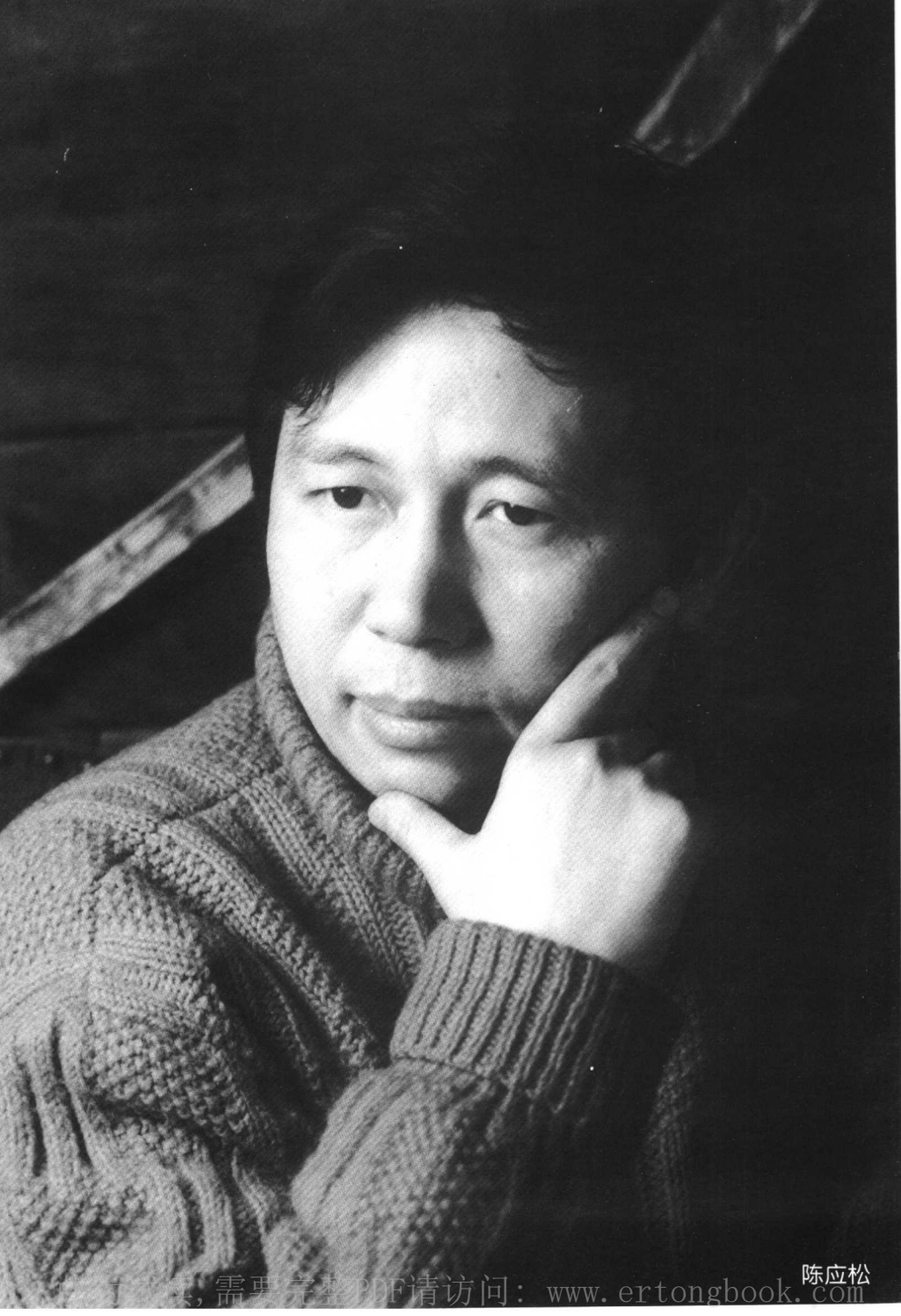
ISBN7-80623-095-5/I·67

定价12.5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金钻评语

开隆在对亡父的追思和现实的威逼中患上了失语症，这一症状代表了农民性格的当代特征：某种血质与精神正从身上悄然流逝。作品对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给予了深刻的关注和同情。角色叙述的话语方式，丰富了作品的层次与色彩，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涨力。



●出版者的话

在吸纳了一个世纪的现代文学的滋养、体味了漫长的中国人的心智历程、阅历了此消彼长的社会历史转型之后,中国作家在世纪末的今日,已开始以成熟而冷静的姿态面向世界发言了。他们的背景已不仅仅是中国的土地、民族及浸润肌骨的本土文化传统,而是整个人类经验历史的宽广与博大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,它涌动着表达的欲望和倾听的渴念,孕育着陡耸的高峰和深广的海洋。

我们已经看见和听见这一伟大时刻的光芒和声音。我们是幸运者,我们倾听和阅读的期待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爱抚了。中国的小说写作者们,已次第开放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。这种花朵比以往显得更加鲜艳和肥硕。“总结的年代是一个诞生大师的年代”,对这一时刻的感动早已使我们打开了受恩的情怀。

作为对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有力支撑,中国

当下的小说家们的作为已经足够了。在二十世纪末期的短短二十年间,他们无限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,使文学的现实形态日趋多元并不断得以提升。他们自身成熟的标志在于:既纠正了艺术的过于前倾而带来的姿态的浮躁和虚妄,也摒弃了急功近利所导致的矫饰与猎奇,开始进入一种本真的个人写作状态——这种状态所调动的是作家本人全部的生命倾注和能力,从而避开了公共话语中非文学性质的词语侵扰;既保持了对传统小说的某种承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努力,同时也摒弃了叙述方式的浅薄、单一和趋同,开始进入现时的话语情境和个性化的叙述,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致、丰蕴的当代意趣。通过小说家的个人“突围”所引发的大面积的探索性写作实践,小说已由对传统的自觉失范而历史性地完成了一次质的嬗变。正如一位小说家所言,时机已经成熟了,将要出现的乃是现代经典。

我们清楚地看到,文学在付出了它的社会轰动效应这一荣耀和代价之后,已惊喜地得到了应属于它的那份严肃和厚重。这种悄然的替代,被读者冷静地适应着,并重新整合起自己与文学的亲力。这种重新整合的亲力日益酿成对文学的某种社会期待,并自慰般地勾画着它的未来面貌。而今,它已经出现了。

我们对长篇小说的崛起期望已久。我们试图使这一重要时刻落入我们的把握之中。我们要做的工作是,擦亮它们的面孔,为它们的言说布置好场地和座椅,然后和众多的人一起,坐下来倾听。

第一章

菊香：

他在挖红薯，在那个逐渐发出腐烂气味的田野，在深秋，只有红薯还埋在土里，等待挖掘。这是我们郎浦的红薯。他佝着腰，晃动他的身子，不停地掘。他身后摆满了荒肃的景象，一群八哥像蚱蜢蹦跳在田垌中，它们头上的白毛在斜阳里闪着玉石一样的光。

那是杨井的地，不是开隆的地，他干吗在那儿不停地晃来晃去？那儿没有种红薯，没有盘亘的薯藤。那是一块棉田。雨水早把棉



花梗浸泡得发黑了，残败的棉梗伫立在田野里，像些饿得打颤的野孩。他在干啥？

娥从屋檐下的阴影里露出头来，她汗津着头发倒浮土。他肯定是在挖薯窖吧？我说：“你在挖薯窖吗？”他没有听见，风太大，草垛招风的声音叭嗒叭嗒地响。我说：“他在挖什么呢？”

他弓着背，像柞树上的那种虫子。太阳落在他凸起的脊椎上，溅起黄褐色的热气。他在不停地挖呀挖呀。

霜降无霜露，庄稼不入库。地里没有庄稼了。这时候，土地的主人杨井从一块依然密密麻麻的甘蔗地背后钻出来，惊雀的叫声像呼啸的浓烟腾起。杨井朝开隆笑着，瓷一样的脸，然后，杨井滚动起木制轱辘车，他播大麦。他绕开开隆挖过的地方，他用一块木柴敲打着滚筒，以便让麦子顺溜地落下。那个干涩的木筒子，把人的心都磨得发颤。

开隆是个好挖的人，他在人家地里挖什么呢！他喜欢挖，能在旱地里挖出藕来，他是个劳碌之人。现在他想让儿子锁子也来这么挖，让锁子辍学了。他说锁子就是在校住宿凉了落下个喘病。那一年（就是去年）锁子班上的男伢全都染上了疥疮，几十个卵蛋都快烂掉了，一个个叉着腿走路。再后来，他们班上的老师给抓了——那个该死的老师强奸女学生。开隆说，算了算了，回家诊卵蛋吧。

我看见娥在那儿一个人一声不吭地端浮土，就走过去给她抽筐。娥没有血色，她过去做姑娘时可不是这样。她18岁就生下了传红，又生下锁子，渐渐地就像冬天的牛了，掉膘，脱毛。

“开隆在那儿挖啥？”我说。

“他挖他爹。”娥说。

“掉了魂！”我说。

“就是掉了魂，”她说，“搞原田化那年，把他爹的坟平了。他而今想找他爹的遗骨，然后起个坟。”

“真是孝子。”我说。

“都二十年了，到哪儿挖去，这不是苦孝！”她说，“我看开隆不对劲儿。我不能说他，我说他就吼我，吃人的样子。他怪不对劲，头疼、涎多，说话卡脖子，脚桩也不稳，你说他还那么挖。”

娥有点伤心，闺女传红跟她吵架赌气去了城里，母女像仇人。锁子在家玩。娥生闲气，她把一点儿事都看得蛮大。没啥，我说都是轻飘飘的，人一辈子也那么轻飘飘，好大的荣华富贵也会飘过去。活着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飘过去了，就万事皆休了。开隆是个闷罐子，娥无处说个话，就生闲气。

我说：“人到这个岁数都这样，又脏，又老，说话不利索，脚杆也绵了。不要瞎想，你让他挖去。谁都有爹。”

一下，我看田头，开隆好像消失了。我的心一顿。开隆从他挖的那个坑里钻出来，手里抓着几根树枝。他的手是垂着的。他就像一堆水上的浮渣在我眼前漂移，直到我看见他那把锹还夹在他的胯下，他才回到原先的位置上。他站在田野里，像一个游魂。

开隆：

一阵又一阵的蝉鸣。我说，蝉在什么地方呢？太阳在蝉声里愈来愈憋闷，这哪像农历十月的日头。

我说杨井，我爹给你家照田，现在要回去给我家照田了。可就是挖不到。

我们抽着烟。杨井说，甬挖了，我看你这么挖我都发晕。传红还没信回来？我有些歉意。他家的言顺和传红是同学，上年春节受过人家的礼，闺女走了，更不好给他准音了，就这么含糊着。

“我不挖了。”我对他说。

他走了，我还站在那儿。有一棵野柳，曾在爹的坟上，它的根须会缠住爹的骨头。那是棵很久很久的柳树了，荒芜的树枝曾摇动着各种季节的风景。坟应该和荒芜连在一起，使人在死者的面

前产生凄旷的感觉，惟其如此，才能安慰自己。人有时候需要一些伤心的感觉才平衡。现在没了，麦子和棉花更递着，规规矩矩地生长。杨井的犁耙把什么都耨平了。

我还是得挖呀。我把锹深深插进去，掘开，砸、捏、抹。自己的爹自己挖。泥土捏在手心里，沁凉的，有一股熟悉的、企盼已久的气味。那是不是爹的气味？爹变成一把土了，他的拳头散开了，躯体舒散成一些细微的颗粒，像沙尘，保持着湿度和气味，深匿在土中，不声不响。爹在我手心里捏着。

锹硌了我一下手，下面有个硬物。我想可能是爹的骨头，嘴和下巴？

当我把它抠出来看时，是一块土钵片。是大办食堂的那一年公社用过的那种土钵，上面有许多毛刺，总是划到嘴唇。我把它扔了。泥土收藏了我们许许多多的过去，收藏了我们的亲人，就像失踪一样，我一定要把他们找到！

我挖到了一些树根。今天的运气不坏。就是那棵柳树根，还没有完全烂掉，它咬着锹刃。坟在柳树的哪个方向？一棵还是两棵？我的头脑里突然泼满糨糊。除非你用推土机来，把杨井的地翻个底朝天。

爹肯定在什么地方。往下挖。爹不会什么痕迹也不留点儿，爹总是在这个世上活过的人。

在夕阳的监视中我又挖进去一锹把深了。在黑土下面是黄土，从没有人耕种过的，没留下鲜活的人的气息。接下去又有暗色的、松软的、带着腐植气味的酸土。那就是埋人的土。

锹尖下崩出了一点银色的金属。我很快就把它挖出来了，是一只银钁，上面沾满了泥土。

我是来寻骨头的，可寻到了一只钁子，我真像一个丧尽天良的盗墓贼。那钁子上的图案是古时的，现在根本见不到。我摩挲着它，把它放进裤兜里。我不是来发这个财的，我笑着对坑里的土

说。

我在那儿一个人偷偷地笑了一会儿，抬起头，听到了娥的喊声，等我朝家看去，我的眼前有一层发臭的墨洒开来，我完全看不见了。我努力地定神，后来蝉声四起，我又看见了夕阳，正晾挂在乱七八糟的小树林上，像一个断线的风筝，左摇右摆。

锁子坐在稻草上，他喘成的肿眼囊上挂着泪。

开隆：

我想逗他们。我想起先跟他们说挖到了一只钁子。后来我说了，他们没有反应。

娥：

那头猪跟在锁子的屁股后。那头猪叫看麦娘。锁子让看麦娘驮着他剥的鸡头苞梗，一边一捆，就像背粮的马。他进屋时嘴像布袋子一样吊着，霎时布袋子就垮了，哗啦啦大哭起来。循着他的眼光我才发现，他的脚淌着鲜红的血水。

“是菱角刺锥了。”他说。

“你说，哪个让你下湖的？你说！”我说，“我不想吃鸡头苞梗子！”

他真烦人，他瘦瘦钉钉的，他像个梦感虫，怎么让菱角刺锥了呢！菱角刺锥得人浑身都是气，胀死你，就跟黄鲇鱼的刺一样。

看麦娘先我去给锁子舔伤了，这是头有灵性的猪，它的眼睛尤其善良，再坏的汉子见了这双猪眼心都会软去。

我用木盆去灶上瓮坛里打了瓢热水。可他死活不下脚。

“不洗没法挑刺。”我说。

他的脚就像生了根一样，扳不动。口里一个劲抽冷气，叫着，连猪都不如，猪被宰的时候也没这样叫呢。

“妈，你挑呀。”他说，他是个破嗓子。

“我没法挑了，”我说，“让你爹来整你。”

他爹死回来，他爹帮人家挖了一晌地，说是帮亲家，他瞒不过我，我晓得他挖啥。

“让你爹帮你挑去，他手重，你也是不让洗的。”我坐在那里，看他爹蹲下去给他扳脚。

“没刺吧。”他爹说。

“没刺清汪鬼喊！”我说。

屋里的光线已经暗下来了，他爹拿手去碰了碰锁子脚底，锁子又一次爆发叫声。

我给他爹拿来电筒。他爹在结满了血痂的脚上看了看，说：“看不见，黑的。”

开隆的眼是不行了，那只左眼不知怎么就瘪枯了。人往年纪深处走，就会变得怪模怪样。可开隆才四十岁。

“我来，”我说。我一下子夹紧他的腿，“看你像只秀蜈蚣。”不狠点心啥事都办不成。让他嚎去，我用剪刀尖拨开那个流血的地方，就看见了刺头。我让开隆把镊子快给我，我看他秀呀秀的，我夺过那把镊猪头的铜镊子就下手。

“你看你。”开隆说。

“不狠点心你就让它长在肉里。”

“他又不是犯人。”他说。

“他不是我生的？”我说。

我把那根刺搁在桌子上，然后给他洗脚。他爹拧开马灯的架子，用捻芯沾了煤油抹在他的伤处，又用一块旧褂子上的布给他包住。

“我是说手轻些。”开隆嘀咕说。

“就你心疼他。你心疼他干吗要他下学？”我说。

“不是我，是那个学校，他们老师。”开隆说，“那是个不能去的地方。”他说。他有些打结，他一激动就打结。

“就让他多锥几根刺。”我说。

开隆：

我想逗他们喜欢，没啥可吵的。挖坟的人没啥可吵的。我把那只钎子拿出时还在笑。我知道，在厨房水汽笼罩的灯泡下我得做出很大的笑容才像个笑的样子。我说，这是我挖的。

我那时候肯定很可怕，我站在木碗柜旁朝她笑着，举起那只发着幽然亮光的钎子。

她的嘴是张开了，但不是高兴，那出来的气息是恶意的，是大骂，阴风惨惨。“不是我家的！”她说。

“我挖的。”我说。

“还不甩了，我知道，坟山捡的。快甩！”

她的手上拿着锅铲，脸出现了牛屎般的颜色，黑黢黢的，她的鼻子像两个无底的洞，呼呼往外冒着凉气。

“扔呀！扔呀！”

“我扔，”我说，“为啥扔呢。”

我一步一步地踩着棉花，许多时候人就觉得没了希望，一忽一忽，让你摸头不是脑。

“我扔。”我说。

我绊到了看麦娘。看麦娘吭吭叽叽，口里衔着半块腐烂的红薯。我踢了它一脚。我空枵着肚皮。锁子也远远地敌视着我。

“你得让我去扔，不然你们见了还得捡回来呢。”我说。

银钎的影子满屋飞舞着，我是饿了，在地里蹲伫久了，眼冒金星。可银钎的影子在满屋飞舞，娥在说我把阴气带进来了。这是真的吗？真是妇人之见。

锁子：

他们比爹都狠。妈、姨和罡叔，他们像叱咤一个小伢。他们把

爹轰走，轰出去把口袋翻净了再回来，他们说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，你白活了四十年。

爹向黑暗深处走去，他笑着，啥时候他都那么个表情。爹带着虫吟的风和瘪瘪的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地出了大门。

我是拐着脚去追的，妈示意我去。脚心浸泡煤油的那儿又烧又碜，我跟着爹带走的风走。爹悄没声息地坐在大路边的一个土坎上，他在等我。他很响地划燃火柴，抽着烟。

“爹。”我说。

“饿了吧？”他的声音是软的，像石头下面的流水。

爹的头端对着没有灯火的田野，像马头一样昂起。好久，爹伸过手来，摸着我的头。

“他们是些苕。”爹说，“他们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”

爹把手收了回去，他望着前方。在很远的田中间的路上，亮起了一线灯光；那是拖拉机的前灯，一会儿又被土冈挡住了。

“我不下水，菱角就不能刺到。”我说。

“嗯。”爹说，“他们会后悔的，他们太恶。锅肯定烧裂了，她不下菜。锅都烧红，她还去喊他们来教训我。”

“回去吧，爹。”我说。

爹把我背起来，在他的肩上，我像一片树叶。爹往前蹿了一下，他差点摔了跟头。爹很高，爹像树那么高，爹不稳。他口中吐出的热气熨在我手上，爹说：“我把它扔了。”

开隆：

雪在拼命地下，成串成串。黑鹳和鸕雁的叫声就像对歌，在湖沼里拉着长舌。而走出的鸟只有黑鹳，它们的目光洞悉一切，它们是郎浦的巫婆，临风而立。雪把爹压下去，就像打夯的砢一样，一寸一寸地把他夯下去，雪是有力的。他说，他的腿麻了，他不是用嘴说的，是用手，用手和表情示意。他是个哑巴，他“说”，你快回村

里喊人來。那是臘月三十的早晨。爹不會說話，他的舌頭被人割了；爹年輕時是個很會說話的人，他讓自己靈巧的舌頭害了。

爹凍死在湖里……我往這邊走二十步，往那邊走二十步，然後下畝。在我小時候，我做上門女婿來到娥家，我就是這麼走的。那棵消失的柳樹看着我長成大人，後來我做了爹，就把爹忘了。閑人說：“你爹……”那些喜歡講爹的人都老了，叼着煙，晒着太陽，講着講着就進入了墳墓。

爹年輕時比我还高，他們說，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高的人，爹甩着手，他長了反骨。他們說，爹是郎浦的最后一塊反骨。他們說，反骨長在肩胛那兒，鐵一樣硬。爹不信邪，他帶領郎浦千人之眾去堵洪澇潰口。他讓每家繳鐵罐頭犁頭。在堤上，十几只紅爐化出的鐵水澆鑄到堤坡下，謂之鐵壁。爹把口堵了，官府說爹影響了泄洪。爹說我堵的是澤口，不是澤河。口既潰，為何不堵？來人說你这口也该堵堵了，如此能說會道，我只好把你的舌頭拿回去交差。他們說，爹割舌的那天，天空漫過如血的大水，鋪天蓋地，把十里八村全淹了，只有郎浦的千號老少安然無恙，這都是爹的舌頭換來的。早先，郎浦沒有紅薯。澤口堵後，水田全成了旱地，滿山遍野都種紅薯，這兒的紅薯比糖還甜，他們說，郎浦的紅薯是藕變的。爹啞了，紅薯出了名。

藏了一窖紅薯，娥讓我抱高粱秸，她鋪在薯窖上。她說：

“你果真甩了？”

我說：“甩了。”

“這是為你好。”她說。

“屁，你家的人乖巧，連你家的豬都那麼神氣乖巧。”

“豬又不是罡罡他們的。”

“誰的？！”

“鎖子的。”

我說我去整手扶子（手扶拖拉機），我溜了出來，腳趾夾着很厚

的泥巴。锹还插在田里，指着我不新探明的方位。那些新堆的土像一个未竣工的工程。杨井不说我，总是拍打着他的轱辘车，说，肯定能挖出个江汉油田来。

偏厦的木门被我打开了。那里放着一部已有十八年的手扶子，它已经被我盘烂了。可它能走，它的牌子早不见了，长江牌，一九五型的。“火车”移位了，喷油泵也不行，摇响一次病一场，肠子都摇断。档上的枯泥比水泥还硬，坐垫是木的，用铁丝绑着；最长的一根铁丝是拉油门的，都是我安上去的。我跟人说，这总比板车强多了。买一部新的要上万元，当年不到三千块。村里作价五百块给了我。火补的轮胎，在僵土上磨得光溜溜的了，除了打滑，哪儿都敢去。

我看着这台颠了我十八年的手扶子，想到传红。她也有十八个年头了。我想别怄闲气，我把兜里的钹子甩了。我不相信禁忌和兆头。女人们都信，男人都是靠她们影响的，她们一个个像巫婆子。不知怎地，她们总是战战兢兢地活着，吃饭、睡觉、说话、放鞋……这些郎浦的女人往往把我们无意间做的事说得心惊肉跳。娥跟她们一样。

橘子树那儿有很松的土，我就数八棵吧，我学她们的，八棵。我见四处无人，把钹子沿着宽宽的缝隙插了进去。我把它藏起来了。我的动作还没有这么快过。我跳过水沟，直奔锹那儿，抓起来乱挖一气。我每隔一锹远挖一个洞，围绕着那棵腐烂的树兜。有时候，我会突然有些主意。

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万物枯败的醇香气息，天色黄闪闪的，大富大贵。有时候这样的傍晚很能安慰我们的心地，使我们乐于天命，逆来顺受。

杨井跳过水沟，我一转身就瞧见他了。他把地踩得咚咚直响。他要我去喝一杯。那也不是白喝的，他说把车开去给他捎一车细瓦。